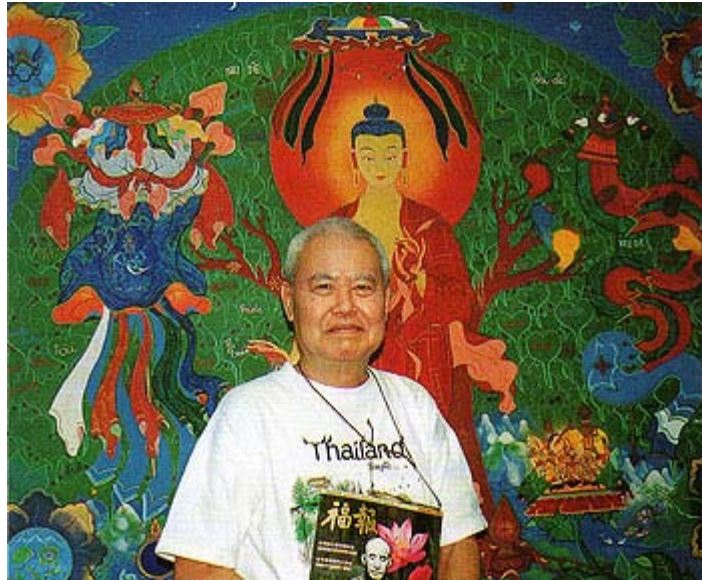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邱宝光居士

处处难过遇高人 邱宝光命运 多舛 多佛缘



邱宝光曾担任多位法王上师的中文翻译

富裕世家的独生子，一出生却遭驱逐，流离失所；从小体弱多病，又被认为短命，却因高僧的指点度过险关；法王活佛身边的翻译，临老一心念佛求生西方.....邱宝光的人生曲折，就像是激流澎湃，急湍直下，往往是有惊无险，令人捏一把冷汗，叫一声阿弥陀佛。

邱宝光於 1933 年生于印尼棉兰。父亲家世富有，却被人诱骗到公馆聚赌，结果所有的家产变卖不足以偿还，便带著馆内姘上的寡妇逃到新加坡。当人家上门封屋时，母亲一手抱住只有七个月的他，一手带著一袋衣物，就这样含泪的被驱出家门，飘流过海到槟城投靠义姐。

母亲的义姐夫谢联棠(莲塘)是虔诚佛子，在红毛丹园建屋供养演本老法师掩关修密；演本老法师早年乃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，精研周易，对面相及堪輿学深得心得，6岁时母亲带邱宝光去叩见演公，演公直指他前世嗔心太重杀了人，今生要过刀而死，他的本名必光是心字一把刀，就为他改名宝光，还写了地藏菩萨消定业真言交代他要日日念诵。

邱宝光自称天资愚钝，母亲教了一日一夜，还是学不会，到头来母子两人抱头痛哭，母亲因焦急而哭，他却是被迫到哭。隔天再去叩见演公求助，演公教他改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，这一句圣号他也要从上午九点学到下午三点才能记住。

演公吩咐母亲教他玩泥沙，用泥沙堆成人像，当成地藏王菩萨礼拜供养，他与莲塘的女儿谢达凤两小无猜，每天一起玩得不亦乐乎，从早到晚大大声唱诵地藏圣号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这是演公为他消业障，还没听过释迦牟尼与阿弥陀佛，已与地藏王菩萨结缘了。

宏船请吃番薯粥

日治时期，邱宝光母子住在升旗山脚，每天要走一段路去亚依淡巴刹捡拾地上的菜尾，路过妙香林时就绕进去礼佛。当时妙香林开山会泉老和尚还在，老和尚懂得看病，为母子两人把脉开方，而宏船法师则开班教邻近七、八个孩子用福建话念大学、中庸、论语，儿时所学的他至今还能朗朗上口。

妙香林另一位住众开轮法师则教唱炉香赞及大悲忏。宏船法师很慈悲，叫他们母子每天来吃番薯粥，在那艰困的年代，米价昂贵，贫穷的母子有粥吃非常高兴，可是自付无钱添油过意不去，便要宝光留在庙里帮忙，做些扫地泡茶的杂务。

母亲甚至提议让宝光来当侍者，宏船法师只应再看看吧。

当时，妙香林的杂粮，皆向一位姓黄的杂货铺老板订购。这黄老板每天赤著上身，只穿唐式内裤，踩脚车到处送货，却是精通命理的奇人。一天送了货与宏船法师喝茶，谈话中提起了宝光，正在窗外捡落叶的他不由留神聆听，宏船法师提到宝光的母亲要送他来当侍者，黄老板却说万万不可碰，这孩子多几天就要逝世了，一旦收他岂不引起别人非议？

邱宝光一听很生气，以为黄老板在搞破坏，唯恐今后没有番薯粥吃了，突然想起小时演公教那个拗口的地藏菩萨消定业真言或有帮助，急忙回家问母亲，所幸那张纸还没丢掉，从佛台抽屉找出来用心背诵，不停地念祈求延寿。这一回终于让他学会了。

退休修理贪嗔痴

1945年光复后，10岁的宝光进公民小学读一年级。当他在锺灵高中二考取了剑桥文凭，1956年被派往英国利物浦喀比之马来亚师范学院受训，从此展开教学生涯。

回国的第一站在威省高渊美以美英文小学执教，由於他精谳各种方言，每逢周末回檳城，在三慧讲堂为竺摩法师当翻译。周日又到檳城佛学院跟苏曼迦罗法师学佛，并发起组织中文系青年团及周日佛学班。

1967年邱宝光转到太平华联中任教十八年，1985年提前退休时曾对全体师生发表感言，退休不是休息的休，而是修理的修，要好好修理贪嗔痴的习气。谈到这里感慨地笑说：「Very Sorry，今年2002年，我已70岁了，贪嗔痴还是很重，还是改不了！」

邱宝光退休的第二年，受星云大师之邀到佛光山丛林学院，以英语教学。早在60年代星云大师初次抵马弘法，邱宝光担任翻译结下了善缘，这趟去到佛光山，始发现其他讲师皆是退休的博士教授，只有他一人是中学程度，为此花了很长时间准备教材，以不辜负大师厚爱。教了一年，由於太紧张，就不再续约了。

1992年马来西亚佛光协会成立，邱宝光又被推举为首届会长，他笑说：「我这个人

没有敌人，跟各佛教会皆有往来，比较适合担任发起的工作，至於以后的发展就要交棒了。」

担任翻译做侍者

邱宝光於 1972 年亲近吴润江上师，开始修学密宗，先后为乌金上师、达力上师、萨迦崔津法王、第 16 世大宝法王等担任中文翻译。

当时怡保昆仑喇叭新村，由转通法师住持的无边光炽岩，邀请了不少西藏上师来弘法，他一下课就从太平赶下来当翻译。当他从西报读到大宝法王消息，就与转通法师等 20 人发起，凑足三千元汇到锡金，欲请大宝法王来弘法，法王却派出乌金仁波切，在一位英国籍喇嘛及曾旅马的辜卡人陪同下抵马。

1976 年因缘成熟了，大宝法王始抵马，他有缘担任好几场翻译。1980 年大宝法王再度抵马，适逢学校放假，他跟了三个星期，从北马到新山，这回不只是翻译，也当上侍者，回想起来开心地说：「我会泡酥油茶，每天为法王泡茶，法王吃剩的饭菜由我包办，还有缘接触无上珍贵的黑帽。」

印象最深的是大宝法王每到一处要放生，所收到的红包供养原封不动，用纸袋装了带到鸟兽店，由喇嘛当场拆红包买物放生。周末遇到鸟兽店没开，还到处敲门找店主。

邱宝光从小到锡兰庙接触南传法师，后来又有缘修学密宗，他认为三乘皆是佛陀的教法，南北显密都是一家，不应互相排斥。

12 年前在太平发起成立「三乘法轮居士林」，理念正是三乘共贯，由他担任顾问，他还编集共修用的三乘课诵本，50% 采用南传课诵，40% 汉传课诵及 10% 藏传课诵，首先念巴利文的三皈五戒、礼敬三宝、回向及发愿，接著是藏文的莲花生大士七句偈，21 遍莲花生大士圣号及回向；最后是汉传的炉香赞、大悲咒、心经、往生咒、三皈依及回向偈。

这集三乘为一体的课诵本，堪称邱宝光的创举！

入心入肺来念佛

邱宝光的母亲早在三十年代曾以书信皈依印光大师，他也在母亲影响下笃信净土宗。他后来修学密宗，主要是发现密宗没有排斥净土法门，又注重身口意三业。

母亲往生时，傍晚六时多出现瑞象，亲友看见家里供奉的西方三圣画像，三圣头部的圆圈会发光，这使他感到很欣慰，也对净土法门更具信心。

小时对抛弃他们的父亲很不谅解，学佛後渐渐释然了。邱宝光认为父亲的无情离去，间接激发了母亲坚强的意志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将他抚养成人，他说：「从小妈妈希望我出家，说出家乃大丈夫事，可是我到了 70 岁还是出不成家。出家要有很大的福报，我很赞叹参加短期出家者，甚至有人出了家还俗，还是很了不起。」

邱宝光认为没有出家，一样可以修行，而且在这花花世界，将遇到更多的诱惑及考

验，皆是很好的磨练。

1992年邱宝光接受心脏绕道手术后，就不再活跃了，前年小中风后更少活动，如今是放下一切，老实念佛。他自喻目前已念佛念到「人心入肺」的境界，入心是指发恶梦时，梦中会念佛；入肺是指没说话时，呼吸间皆在念佛，每吸一口气，就是一声阿弥陀佛。

邱宝光坦然的说：「死并不可怕，我已作好心理准备，如今一心念佛求生西方。」

采访/摄影：何谨《福报》第18期2002年11月-12月